漢溪書法通釋

書也者如也王謝如其逸旭素如其狂凡屬博雅能文者假之以黼藻性情而驅遣羣言雲霞披拂以故墨池之潤不下朝夕之濱焉當湖戈君漢溪文披霧散藝浙川派鬱龍厲之粹章輯鳥虫之蝕册閒綜秘詣次爲八卷放之赤斧素

彝未瞻金翰巳驚異彩學者從事
心畫得是編所指掌可稽位之藝林
應與晉宋諸公更分一席矣大雅多
能如是如是乾隆庚午正月錢唐
金志章江聲氏敘

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所重者辨形聲謹點畫而已自秦以降日就簡略始變古文為小篆於是草隸以興筆法亦重漢陳遵與人尺牘皆藏去之以為榮魏晉以後帝王公卿競習於此北朝張景仁以八體位置通顯史臣至稱為蒼頡以来一人法書之重與文學爭權矣當湖戈君漢溪宏通士也手輯書法通解頗詳於用筆結體首載所撰述古

篇据摭與衍究過實泉其素學大有根柢
不獨工書也漢溪抱高才必以文學遭遇此
編行為道山延閣之藏奚必如盛熙明之法書
考賴奎章學士沙剌班之薦引乃彪〻炳
炳於褒中耶　樊榭厲鶚撰

凡學必循法況書為六藝之一其不可師心明矣自秦漢以降書之形體遞變至於今無復保氏所掌之舊又變刻畫而筆墨之法將安放雖然既為隨時便用之書即自有隨時合用之法譬諸詞曲元以來尚之其視古之皇夸下至雅俗相去已不知何等更何論唐虞三代之樂

章於節非喉舌脣齒以定其音宮商以叶其調有不能度諸口者其精嚴亦殷與雅樂無殊洵不可已也如是今之書何獨不然特是詞曲之法具於譜按譜而節之即可按節而歌之而書之法由漢魏至今為譜為圖為說非不樊然然其間往往有雖顯之情發而未盡又多此

儗形似之詞俟後之人遂志而得較
諸詞曲之譜豪髮無遺者顧有間
則索解之難其人也當湖戈子淹通
經史百氏其詩文自卓然名家分其餘
暇以游藝金石之蹟既幾於古矣因取
前賢論書要旨分爲八卷而講解之
名曰書法通解奧而明約而盡書學之
津梁藝林之標準此其選也學者

寶是書而盡心焉既而得筆髓而忘筆鍾王顏柳叢於掔下矣且由是見仁見智以漸而深秩稽斯追皇古謨矣難矣即以是書為書法大全奚為不可耶仁和吳啟心敘

詩書六藝謂之文故言文必兼藝
惟書是以驗治忽紀厚德三五以來
靡不尚之是以岐陽之詩孔壁之書
干戈之銘延陵之誌古者咸秦篆
楷式自隸草既形而古法逮盡雖
有蒼雅字林等書涵波詞源安保

無隱耶顏平原干祿字書一掃魏晉齊梁間脫略之習直中唐之砥柱也戈君漢溪學究六書輯成通解一部不獨援據精詳抑且引申詳盡嘉惠後學豈曰小補之哉鄉林梁詩正撰

書者文人〻餘技也張懷瓘曰論人才能先文而後墨自羲之前後一十九人皆兼文墨〻者不偏廢故古人津〻乎不倦焉然韓浦文陋擬之草舍過庭字劣況彼閭閻必俟宏達之才識以通人之目斯固非易事歟是故書有鍾張羲獻之跡猶文之有經史百家也原之為譜總之為訣調理之為論申而明之〻為法猶其有經有緯抑且有跡有註也臨摹者記誦之學也學不可不博臨摹不可不遍也變古以

立家由博反約之道也佗若秦八漢六能書者無弗
通猶之三唐兩漢能文者無弗貫也若其於書如
此於文又如彼所謂學遍書部時善乎言窮六
藝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齊安陸之具也多才
豐藝强記洽聞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楊荊州
之才也斯則通於文墨而非偏長者矣使徒以書
為業也亦何足以語於此哉

目次

第一卷　述古
述古篇
名人論書
第二卷　執筆
執筆圖
執筆論
第三卷　運筆
智永永字八法

顏真卿八法頌
柳宗元八法頌
陳思八法詳說
八法頌
第四卷運筆
八法化勢
第五卷結字
歐陽詢結字法
第六卷訣法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智果心成頌
顏真卿述張旭筆法十二意
古今傳授筆法十三訣
張懷瓘論用筆十法
陳繹曾為學綱目
董内直書訣
第七卷 譜序
王羲之傳子敬筆勢論

虞世南筆髓論

第八卷 譜序

孫過庭書譜

姜夔續書譜

述古卷第一

漢溪戈守智達夫纂著
恬浦陸　培南香仝叅
受業陸聲鐘大乾編次

述古篇

余既纂集斯編草行真楷法無不備然自雨粟以來古法寖遠其間因世更易迄於今兹凡百有餘種轉相祖述不可以沒也故為述古篇以誌之

伊羲皇之初造維倉帝之受圖文明日闢靈兆應符

既宣八卦爰啓六書規虒迹之跣跣象奎宿之睽睽遐哉上古古文名焉五帝之世異體間出究究黃龍師相是則庖羲受之龍書爰飾金天少昊鸞鳥以紀官靈禽來止厥書維鸞聿高辛氏以人紀事曰仙人書卓服以視鬱鬱紛紛規彼卿雲（黃帝作卿雲書）夏后以鐘鼎爲象炎農以八穗稱神后羿援弦而曰書爰作唐帝紹古而龜書聿新若其濃肖徽尾蔚蔚飄颺則有科斗古字傳自高陽暨夫天竺釋梵及佉樓季弟並賢左轉右旋（法苑曰昔造書之主兄弟凡三人長名梵其書右行次名佉樓其書左行少

者倉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於天竺。倉頡居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倉頡因華於鳥跡。茲數書者。皆創始平直。取象方圓。在史皇之上。下。托沮頌之後先。夫疇不嗜古。何欣初則著。而季世無傳。獨有堯碑禹碣。流水之狀。螺書扁刺。精光蕩漾。其在今世。典型寂上。豈非神物呵護。名山秘藏。拾遺記空同山有堯碑禹碣。文雲審峪有禹[illegible]。時[illegible]時現。往往難[illegible]。三代之遺文。憲不徵。僅存彝鼎欵初象形。繼以紛更。封岱者七十有二。而體無一倫。大抵皆出於厭祥。不若同文之為盛。抑且漸接於淪喪。半歸疑似而不信。準有蚊脚鵠頭。定為夏書。兇奇古而

不可識概漢制之不如初殷則務先肥遯匿跡岩阿
徽風動蕤交映清坡成紫綖而遠引辟白雪之高歌
巫咸作乂懋德克勤觀轉蓬而造體若隱翳以繽紛
爾其表姬昌之惠懷於騶致之騶虞惟彼史佚實遣
康書抑且赤雀入戶白魚載舟赤以文治白以武伏
言制鳥魚之書俱應符瑞之酬故鳥翻空外應題幡
信所以標示於四陽非答仁迎於西振若其表信序
爵璽文爰作於卩璽之以揭嫩惡亦有休烈以誌不
忘厥書維何鐘鼓於常吏稽周書所載媒氏所執表

信之文芳填之式判桃李之隹辰紀絲綸之善匹泉府既啓爰作制書銘則鉥兩合斅形則刀布各殊他若書思對命文武班趨則有列書記笏夋書戟支異夫穆満巧捺書跡甚險刻贊皇之壇山似後来之小篆盖周之繼也車書還延侯伯自擅孳乳浸多奇巧鬪炫略稽胡公之桐棺已知古文之大變盖自皇頡二千餘年迄周宣之世史籒一十五篇得大篆之備大篆之制體圓而斂根柢古頡瀰氣内存典型百代文字九千用以教授史書名篇其次複篆於今罕傳

漢武之朝重之建章之闕署焉別有籀文亦原史籀視頡體而潛更較大篆而勁瘦細其蟠匾遺意古字蒼茫石鼓十二勒頌岐陽悅靖康之末載巳淪跡於北栄其後僕不西歸王遂東徽臣下專制異體詭譎然孔子脩六經之文卯明釋春秋之傳必從古文昭然義見若乃其吁其邪時藏時叅獲麟絶筆及袂拭面紀瑞有後援筆載書作麒麟之篆表素王之符其義不經固未易信歟轉宿維何熒惑退舍有宋司馬因形假借狀水渠之辦抛若河珠之光瀉若乃秋胡

遠仕在苒三年蠶蠕再火烝潛初熛閒垤鸛而懷思作蟲篆以矛綿嗣此兵刃交結羽書四馳文行中外七國自區乃有芝英之書龍虎之書鳳魚之書水藻之書內以信之於守禦外以達之於邊儲音聲楚夏形製爾吾均失六書之精意豈成一字之規模更有傳信鳥跡行於諸侯節文用飾符文是備斯則略存古意不盡矯揉若乃風馳電激雲集星流戎書赴急惟捷是優望之則驚勢飛透祭之則輕筆迅拔乃宣言而省日亦操觚而易酬秦之興也帝醉而鶉首錫

書焚而鳥跡爽斯相利喙趙宦決蹄故較量重輕則大篆不足以訣小說八體不足以償十失（秦焚書惟易與大篆得全秦八體書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略而取之居然皇頡之苗裔而史籀後之善述者也其時奏罷異同各創文字斯則倉頡七章述古遺意雖機杼之在我循繩墨而不跛趙則爰歷七章典而可據辨章舊聞發以新趣胡則博學七章意在旁羅視群有以飭體規數世而大篆要皆超篆籀之庳利挾羲皇之奧秘括眾妙以呈材剔繁雜而就易蓋亦有

度越前世者故至今猶傳述小篆弗替若夫嶧山會稽之碑著秦望之範圍亭亭峻峙瞱瞱乎暉辟長風之萬里仰鸞鳳之於飛瘦毫柔轉乃為細書脫道潤而金溢若過嶺之雲崖惟祖龍石刻是兵亦繆篆之權與鳥頭雲腳符璽所鐫叢廻內繞組織旁連高行符璽之令胡亥於是乎學焉摹印近隸廓綮方正冲澹內存澀鋒老鈍如古字摩崕枯杉掣振若夫古頡之書與篆殊形或寫蚊蟜之柱咏或圖雲氣以藻靈故別列為一體存威鳳之儀型惟象形篇遠紹高辛

紀以篆籀飄瞥仙人兹數書者雖或傳或否有創有
因而皆宗於小篆統以咸秦逮獄吏深文篆書體壞
乃有次仲八分爲始皇所稱快徵之不至蔑傳其派
佐書之造造於程邈邈本徒隸隸尚省約合於時務
秦嘉其才出雲陽之獄趨烏夜之臺其書鳳翥鸞翔
花繁露瀼折薤準之曲波磔燕尾而開張更有尚方
大篆亦其所造屈曲成文不分醜好爾乃函關經營
於西匠秦宮連亘於南山乃有題署之字郁郁斒斕
輕飃肥媚飛燕玉環不逾時而秦宮入火漢沛歌風

歡騰舊里慶溢新豐乃有紛紛翼翼風書振翰凌清澄之闇靄虹天表之鸑鷟更有蕭何籀書善用禿筆白帋蒼龍巍義二闕一曰偏題搆思三月星離雲布文明煒爗於時有尉律以課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者以史籀更以六體課之文無一定惟課最者擢史書令偃波之書迴互掩映有尚書臺執司樞政其點筆昂起則曰鶴頭脫引首而展翅若鴻鵠之羣遊其輕筆垂下又稱蚊脚伊曲駐而折迻似昬蟲之纖弱更有帋爪之書虬然清勁召官用詔求賢束聘縶鶴

之意至髙蒲輪之典冣盛惟姑孫通淵涵奥博六藝旁求學古不鑿於石鄂銘知科斗之能精於讀書臺爲李斯𣅀不若其後田蚡作相制逾其前學爲蓋孟之頌孔甲二十九篇厥旨寖湮不盡述焉至於採日辰禽之勢爲氣候時之書時則春秋冬夏之不相襲禽則屈伸升伏之不相如伊史遷之巧構羌紆前而折後因朱火以紹祥紀王正之居首凡将一書才非八斗蓋漢之盛也伏生今文賓公古籍詅辨則三老孝經長短則五帝封策雖摭泰火之煨燼猶見先民

之體格其後學士陳遵歎司記錄殿前之紫芝三莖筵上之清歌一曲乃述芝英之書潤咸熙之乎玉昆明之幸遵也惟睪望水天兮淼漫惟魚鳥兮聱乳幽意浹焉魚書再述若乃女子獻經於河內共王得書於壁中壁經者滅字科斗其源出於周室之既東引而申之更以隸古餘則送之上官藏之書府校文天祿繼有劉歆并史籀於十家之右附小學於六藝之林若其波險抉八分之勢赴急仍七國之舊草之史游亦名急就援小學以立體雜百家而旁選撰於子

雲乃名訓篆至於漢興而有奇字奇字酷實於子雲雖體勢茂密而於古無聞蓋襍綴三代以來逸見之體加以一傳再傳脫略之誤雖美以載酒之談宴皆為濫觴之路今趙宦光朱謀㙔論及艷夫金錯之珍瑤英之重鏤金以飾赤仄以封乃屬匣之盤龍新臺之舞鳳故莽錢四品甄書六體雖非漢之舊規而卒猶有稱美者新莽使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降乃東漢之時承先世之餘烈倫歷代之典型石經璧於載籍之府三史成於著作之庭乃

有懸針曹喜之篆列於經史之文秉籀斯之勁銳兼
垂露之繽紛垂露之狀金盤瀉珠風篁雜雨阿那子
濃垂柳揚于輕舞宜其懸之帳內隸之甲部章帝愛
草以草名章本史游之所製及崔杜而名揚若乃班
固龍焯之奇方平墨跡之異非可傳為楷模祇是存
其迄章逮後賈魴能隸常著三倉緣篆之體為隸之
坊乃以倉頡為上訓纂為中省繁就簡咸以義通滂
喜自製定為下篇俱為漢隸與旨以宣然尉律不課
小學不脩維賈逵奉詔疏其源流逮汝南許慎受學

於遠著說文之部立百代之規其書宏麗典則至今是垂若乃俗師失讀古字罕通杜林訓故亦傳衛宏有十二時象神之書乃東陽徐公之所創雖原史籀以造端亦自窮形而盡相異夫素書垂芒八角議郎誦習三年既前賢之祕鑰又石室之精傳於是六經校刻三體煥發嵩山書在古字帡幪太學碑成肩摹絡繹故自三倉出而隸書全三體廣而八分闕更有飛白異體古今雜形毫之餘緒亦自超倫若其傳述九勢更為要津籠筆陣之精意開筆心之妙論惟張

芝能一筆篆尤能一筆草章草為史游所述今草乃
伯英所造其書夭矯遷延鸞躍蹁躚繼以草行草藁
乃分書聖書賢其式類科斗而不真同迴鸞而宏遠
惟瓔珞之垂乖貫縷絲之纏纏視草勢而明整較正
體而婉轉惟行狎之翩翩漾層波之沔沔是二書者
肇於德升緩則輕葉振影疾則高雲奮騰更聞竊柎
而飲分書傳鵠鵠師宜官宜官轉屬有王次仲出守
上谷高兵炭兵於今不復隸有秦隸漢隸唐隸之不同其朴拙無文者畫于初
執筆為骨者謂之秦隸六朝人多為之所謂拔沙揉
金往往見寶是也漢隸者三倉所傳及漢諸碑銘是

也唐隸者如孝經石刻之類肥媚成習開元時尚如此八分亦有今古不同秦時王次仲所造古八分也在隸之前所謂八分喻父隸書喻子以隸視八分猶康款之與古鼎也然此法不傳蔡邕乃復為之所謂取程隸二分取斯篆八分而為八分之書今夏承碑猶傳焉勢方廣而少波折唐人諳者之雜摭篆體加以挑踢故昔人又譏唐人八分乃其僞為者也更有今八分者蕭子良所謂漢靈帝時有王次仲者與秦時王次仲同名乃為上谷太守亦嘗作八分書傳師宜官宜官傳梁鵠蔡邕業鍾元常名之為章程之書即今分楷書是也故後漢王次仲實造楷法唐玄度及宣和譜序無異詞而漢人同謂之八分故無楷書之名又如鍾元常王逸少父子諸帖俱是楷書而晉唐以來如蕭子雲又稱逸少父子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過庭稱為元常隸奇太宗又稱子敬飛隸則又以楷稱隸故亦無楷書之名其實漢之八分唐之隸書與楷書洞稱故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為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

書亦曰真書又曰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故前賢論三體之書說如聚訟而俱無定說鄙見如左敢質高明故書之作於漢而用於今者有三草始於史游繼以崔杜而伯英與之參楷則始於次仲盛於蔡邕而宜官梁鵠附其班行書後出體態取媚始於劉君嗣之門傳之胡肥鍾瘦而絕少與之驕攀者其力能存古或者意在趨新雖魏晉以降不能拔出前人然厥迹可慕則徵文不滿其缺然者亦擇而不精者也魏則博士張揖援據特詳古今字詁廣雅埤倉則義例於纖微指奇譎於荒唐其在晉世罕與之抗邯鄲

子渕蕭善八體石經更拔廣雅是紀尤得許氏之傳著為字指更有逸人步蛇遠身作為蛇篆如雜醜蝓或曰魯人唐終所作烈權休詔霣霣雷雷吳烈權為其傅備諱四易取名字避不與文衆若夫一臺二妙三謝五之書必稱晉固其宜也爾其黛楚楚孑半蹄柳鬆鬆而四垂妙寫濂源於薤葉惟衛瓘之所為至於翰動若飛字落如雲衛恒邁俗與古為羣露下地而未濡花枝法而欲滴恒之露書彼然沉渕掩蟬葉孑呈素流石髮孑跡青恒為散隸勢欲飄零至若右軍龍爪之書徽風澹月

筆意蕭疎僧虔帋爪之書張牙屈鐵骨法清癯和嶠蔔最中經千言而意屬(即汉家書)李靜李忱小篆一字而珠貫此中豈無差等此事自在推尋至於落英茂木寫出陽春瑞蕚錦字筆下繁藥則齊武花草之書也柔毫婉轉鼓鏈將升微波輕疊翡翠徐凝則河東雲霞之書也昂若軒舉引風而欲亮斜若曳尾含毫而欲放則江夏王鳳諾之書也疎枝漏月未整而欲斜微風偃草旋翳而若遮則梁孔敬反左之書也筆情嫵媚花搖清淺之溪筆心圓緊影瘦橫斜之枝則又

長沙王梅花之書也。爾其庾元威陶冶隸古。庾元威本諸古篆化作二十種隸書。有星隸填隸幡信隸鍾鼓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隸龜隸鸞隸蛇隸龍文隸一筆隸古文隸小科斗隸。宋宗炳編次真草。宋宗炳出九體書。曰繆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狎書檄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搜遺跡以增華。引新機而克造。若夫江強勿替。傳掌五世。江式繼顯微文再闡斯則雖乏精意猶有舊典。又若述體於雲英已有譏評。造字於魏燾更多竊笑。乃斯文之陋而爝火之餘照也。唐則八法既廣。五體復煥。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經載之。三曰小篆。印璽旛碣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

私文疏所用校字有官習書有館故始以四家繼以八傑固昭然若河漢焉聿有陽氷時稱篆虎不涉時流心期上古前身李斯今師唯許乃展說文字統以舉開元文字仍述字統隸書之下以篆為宗大曆張參更定五經聿開成中九經以充然皆淪泯古字咸以隸從蓋石經自漢始校至魏而重光一整於隋隋至德中詔求天下遺書再整石經三更於李唐開成以來弃古字於草芥崇今隸以軒冕至於經生不識篆籀之文博士不知傳家之典吁可怪也雖武宗朝鄭覃以經籍刓繆欲仍

漢之舊文然簡略已便又無絕類離群者相與讎校篆籀而得還其舊聞也噫嘻古道寖遠莫之能返如是云云蓋在武后馭世蠹壞已滋或舛用而龐雜或假托而支離雖止一十九字而文敎之衰後世猶爲深嗤也他如五雲之體造於韋陟一字典型花書之式豈其郇國之望高反掩意真之文墨連綿之體造於呂向一筆廻環縈絲之狀絕殊雀杜之丰規而似旭素之顛放若其偶爾之會聊以代筆厥有振襟之書重光所述裴太原袖裏煙霞李後主襟藏蘭蕙然

猶指掌之書用以題署始自溫公貽於張燾闇誇賜
書之榮齋銘隸華之句至於輕勁而為瘦金肥厚而
稱堆墨或雜以波水之形或美以蟠龍之筆斯則猶
之元和柳樣肆寫顏書院體宋人之習尚制誥唐賢
之緒餘此又大同小異無所於拘故知人文之瑞創
始古文旋加斵焉而大篆興減焉而小篆行散焉而
分隸溢縱焉而草行逞美漸有肆心故自唐以下用
筆不精自宋以下用意不深果能根據篆籀統括古
今丰彩自茂氣味自醇如張陶唐氏之舞聆葛天民

之音有不令人渺焉高矚而曠然怡神耶

名人論書

學書不可貌似貌似者反增一種習氣如優孟之效孫叔敖豈不為識者笑耶然學勿能至大都習為惡狀故前輩於諸名書每每指摘其瑕疵雖責備賢者之意亦欲使學者奪胎換骨毋蹈其習氣耳且使臨倣名書而不涉一毫習氣即未至奪胎換骨而於斯藝猶為可欲而不可惡也今集名論唯腴詞不錄其有名顯而蹟已滅或蹟存而非世所宗尚者亦不復道其所以也

書斷曰杜氏極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之法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

書斷曰張芝損益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減元常真書雖巧於潤色精於斷割意則羨兵至若高深之意質素之風俱不及其師也

山谷集曰蔡琰胡笳十八章最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書斷曰鍾胡俱學於劉德昇而胡肥鍾瘦鍾勝於胡又曰鍾張則筋骨有餘膚肉未贍庾叔預放鍾體雖穩密

有餘而傷浮淺

米芾曰衛夫人書載於閣帖者乃李懷琳偽作筆勢論曰王衛世為中表王曠得蔡邕筆勢於衛夫人藏之枕中羲之七歲竊而讀之因授之李嗣真曰右軍肇變古質理不應減鍾故云或謂過之書斷曰逸少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又曰元常每點都異羲之萬字不同褚遂良曰逸少草書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豊圓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得

重名者以真行故也又曰逸少草有女郎才無大夫氣不足貴也陶隱居曰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

廣川書跋曰羊欣稱皇象善草書張懷瓘唯稱象小篆入能疑吳大帝碑後來出土前人或未及見

書斷曰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章草殊相擬類筆蹟流澤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王僧虔曰獻之骨勢不及父媚婉過之張懷瓘曰羲之正書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獻之遠減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也又曰子敬不能純一或草行雜糅

神會之間鋒不可當也宏逸遒健過其家尊虞龢曰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

王僧虔曰羊欣行書猶善真乃不稱名沈約云敬元善隸書學於子敬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帖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書也

王僧虔曰謝綜書緊潔生起實為得賞至不重羊欣羊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王僧虔傳曰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媚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書斷曰蕭書肥鈍無力者悉非也今之謬賞

十室九焉。又曰。假如學子雲書。雖童儒皆知大略。見者無不云學蕭書。欲窺鍾公。則墉高數仞。罕得其門者。

王僧虔傳曰。孝武擅書名。僧虔常用拙筆為書。以此見容。故其書不以豔麗為工。

書斷曰。阮研書。有李信王離之攻伐。無于貢魯連之變通。

書斷曰。薄紹之。憲章小王。時越羊欣。陶隱居曰。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

書斷曰智永遠祖逸少歷紀專精微尚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肉其精熟過於羊薄氣調下於歐虞米芾曰智永做元常宣示每用筆曲折其意宛轉回向沉著收束所謂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自唐以後則此法漸漸盡矣

書斷曰智果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而非猛虛張誇耀毋乃小人儒乎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

虞世南傳曰同郡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學焉嘗於道字

有悟。王弇州曰。歐虞並登神品。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以為虞之肉。未勝歐之骨。及觀汝南公主誌銘草。見其蕭散虛和。有筆外意。可並蘭亭詩序。米芾曰。世南書如術休粮道士。神氣雖清。而體勢疲困。

米芾曰。歐陽詢書。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苦。書斷曰。歐陽詢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傷於清雅之致。然自羊薄以後。略無勁敵。唯永公特以訓兵精鍊。議欲旗鼓相當。歐以猛銳長驅。永乃閉壁固守。又曰。歐之與虞。可謂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魏也。論衆體則虞不

遠。但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當以虞為優。

書斷曰：褚遂良祖述右軍，真書媚趣，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墨池編曰：遂良多法，或敎鍾公之體，而古雅絶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餘。李嗣真曰：褚氏臨寫右軍，亦為高足，豐豔雕刻，盛為當今所尚，但恨趣少自然，功僅精悉耳。米芾曰：褚書如熟戰馭馬，舉動隨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

書斷曰陸柬之自矜質朴恥夫綺靡故欲暴其瑕疵同夫馬不齊髦人不櫛沐雖為時所鄙固也不愚拙於自謀有若通人君子猶善運筆或至興會則窮理極趣矣調雖古澀亦猶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蹙頞而嘗之三年乃得其味一覽未窮沉研斯精然工於效倣劣於獨斷以此為短也

書斷曰孫虔禮少工用而有天材真行之書雅於草矣用筆雋拔剛斷尚異好奇黃山谷曰孫虔禮書名烺烺一時獨竇臮貶之曰凡草閭閻之類焦竑曰昔人謂其

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益輕之也
東里集曰歐陽蘭臺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含蓄之趣王弇州曰蘭臺書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其道因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廣川書跋曰蘭臺筆力勁健盡得家風但微傷豐濃故有媿其父至若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無異也書家又謂通比詢書傷於瘦怯而薛純比詢書則傷肥鈍今觀其書可知也
書斷曰薛稷學褚書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

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雖范睢之口才終畏何曾之面責聽言信行亦可使為行人觀行察言或見非於宰我趙孟堅曰褚河南稱八分古雅一切尚之甚有疎拙薛少保發越褚體飄揚透徹一尚不回幾致迂疎時語曰買褚得薛不失其則

石墨精華曰北海之書逸而道元章謂其如乍富小民屈強生疎似為未當王弇州曰北海研文庸陋又於杜拾遺集中見其一詩稱語殆不可曉何以負于將莫邪稱於世耶其書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

如蔣子文佻健嗜酒骨青竟為神也米芾曰李邕出自子敬而體乏纖穠

王弇州曰韓擇木書於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強有骨明皇酷嬖太真無所不似分隸都作豐容豔肌之狀老杜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蓋有感也

石墨鐫華曰蘇靈芝與胡沛然齊名大都源出聖教序而肥媚為多尚不及王縉書王清源碑而宣和書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不足論但恐伯施於地下笑人王弇州曰靈芝之鐵像碑遒勁有逸氣然今景龍間壓和之度

埽地矣。

集古錄曰。胡沛然書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

董思白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然書雖狂。皆入晉法。高青丘曰。東坡題逸少則詆張爲書工。昌黎石鼓歌。又詆王爲俗書。亦詩人抑揚太過。未可以爲口實。

金薤琳琅曰。郎官石刻。唐楷無出其右者。在宋元時已不可得。王奉常跋曰。天下止此一本。碑中如容字極字。皆取法虞永興廟堂碑。未可謂無所本。然視彥超重刻。寔有出藍之觀。

集古錄曰張從申書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重如此余於從申書集者多矣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東觀餘論曰從申右軍之外不窺一步

石墨鐫華曰徐嶠善書以法授子浩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照耀而高翔書之鳳凰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不空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唐書中似非其至者米襄陽曰徐浩晚年力過而鈍乃無氣

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書天得也名節偉然爲天下第一而世皆傳公爲善書人今習藝者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自謂能學公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愼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累耳王弇州曰眞卿玄靖碑道勁鬱淳故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閶闔氣象不無小乏又曰魯公書如東方像家廟碑蔵天骨遒峻風稜射人

多寶塔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蒼潤軒碑跋云多寶塔碑最局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澀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寶晉齋曰大抵顏柳挑踢為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唯鹿肉乾脯及馬病帖渾厚淳古無挑踢之習是刑部尚書時合作又曰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

韓滉傳曰太沖得張旭筆法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

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集古録曰。瞿令問書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詞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無聞。然不若是之汲汲也。

集古録曰。柳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有竊借其名者。金石録曰。子厚頗自矜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唯般舟和尚碑與彌陀和尚碑耳。雖字畫小大不同。然筆法絶相似。歐陽公疑他人

借名者非也。

海嶽書評曰沈傳師遺蹟有龍游虎踞之勢金石錄謂柳州井銘字畫不工疑是僞帖叢譚曰長沙之西有道林寺傳師題詩甚工書於牓大字如掌元章為徽官時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於官官為遣健步追還世以為口寔也。

集古錄曰柳公權書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摸勒之工拙石墨鐫華曰大都柳書筋骨太露不免支離宜米南宮之鄙為惡札而宣城陳氏之笈

其不能用二王法也。莫廷韓曰。柳少師書與公後序及諸賢詩而不書禊帖。政自不敢與逸少抗衡耳。亦供奉不復題黃鶴樓意耶。古人虛心服善類如此。董思白曰。柳尚書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故離之耳。王弇州曰。玄秘塔碑。柳書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亦大變耳。王弇州曰。裴休書圭峰碑。得率更筆意。但休能知密為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不遠。而沒後為于闐王子願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

王弇州曰。懷仁集聖教序。結體無別搆。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然。閣帖中更有取從旁添註之字。摹入行中。大小不均。歸子安體學書者不可為訓。恬致堂曰。懷仁嗜奇。偏於王帖中擇其峭刻頓挫者。聯貫布之。雖於鉤掣映帶。極意求其血脉。而平懷澹宕之致不存矣。

王弇州曰。藏真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體極謹密。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或以適放目之。當是種芭蕉。濃瀋染葉時筆。不然。恐非周越高閑輩所辨也。若後人作草。隨俗繳繞。不合古法。不識者以為

奇不滿識者一笑。廣川書跋曰。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至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耳。

金石表曰。賈島弟无可書寂照碑。體近歐柳之間。惜少蘊蓄耳。

尹師魯曰。楊凝式書。馳騁自肆。蓋得於已意。刻之則其似可盡。其得意不可盡。容臺集曰。少師皆以欹側取態。獨夏熱一帖。絕無發風動氣處。

東維子集曰。李西臺書與林和靖絕相似。西臺傷肥。而

和靖傷瘦前輩評書皆然余謂和靖清枯之士也瘦之傷為不誣西臺與重溫潤稱其為人何肥之傷哉吳師道曰李西臺雖在宋初寔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變而下矣

黃文獻集曰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備盡楷法卷末題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此須審入秦檜賈似道家固不足為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則觀者未嘗不發笑也

文徵明曰蘇舜欽端勁沉著得力於顏而評者謂花發

上林月滉淮水豈其然乎王會齋曰米老評子美書如五陵年少亦太賖兵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平園集曰同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哀窮悼屈使劉元瑜輩見子美詞翰於百年之後則所謂一經之舉者安知不轉為十襲之藏乎

梁溪集曰歐陽文忠公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

姑溪集曰蔡君謨行筆遲肉勝骨容臺集曰君謨書晝錦堂記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總得顏碑什七耳蘇東

坡曰李國主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印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秀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如文姬胡笳十八拍雖清氣爲頓挫亦時有閨房態度米襄陽曰君謨書如懷春女子體態妖嬈訪雲尋雨鄧肅曰蔡書溫厚而弱下筆端嚴不涉麤豪習氣故有宋四家蘇醇雄黃流麗米峭跋而蔡以渾厚居其上

東坡集曰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鸜鵒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

曰。可謂秦結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飛。初不經意。劉意謂驊驥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山谷云。東坡少摹徐會稽。中年寫顏尚書真行。晚乃喜李北海書。或謂中年愛用諸葛豈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晚歲自儋州回。挟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奇鬼搏人。書家不及也。谷又云。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耳。嘗云學書懸帖壁間。觀之得其大意。故自成一家。或曰。坡公作戈多成

病筆。腕著而筆臥。字皆左秀而右枯。
北磵集曰。山谷草聖。不下顛張醉素。行楷匆遽也。要皆自成一家。如王謝子弟。不冠不襪。流俗人盛服振襟不如也。然宣和書譜不興。當時有云。晉唐法。多被蘇黃寫壞故耶。王欽佩曰。山谷楷書。如劉阮之徒。章甫俎豆。又曰。黃真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處。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元祐間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蓋公以紹聖入黔。獲覩藏真自序。故以紹聖後為佳。大都以側

險為勢以横逸為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常作連綿之草自謂得藏真三昧也

容臺集曰米元章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摹古帖當時有集字之譏及錢穆父呵其刻畫太甚宜以勢為主乃大悟脱盡本家自出機軸六研齋曰善臨摹者千古一人而已然每以不及古人為恨或言真者在前氣餒殺人或言若見真蹟慚惶殺人蓋不自滿假如此祝允明曰為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狠[illegible]故亦顧學而資力兼之乃不易耳又曰南宮自謂其書為刷字當自言其

用筆之迅勁耳而人多以偏欹槎枒間求之如聚帚之掃壁老顛有知寧無撫几絕叫耶

王弇州曰米友仁書亦頴秀可喜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魯直贈之詩曰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子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耳書家不愧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唯小米為差弱

清容居士集曰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川為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而書各成一家唯劉書罕傳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薛不入石余

問其故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摸脫墼之嫌耳

鄭子京曰蔡京書令人掩鼻而過黨人碑各省刻之故工拙又不同也

虞道園曰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典型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不傳米氏父子書舉世學其奇怪流弊盛於江南遂有于湖之險歪於即之而惡謬極矣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

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即之之謬者乃尚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甫田集曰于湖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

王弇州曰朱晦翁書筆勢迅疾無意求工而自合書家矩矱又曰世但知其題匾書如松枯石老而不知其行草書皆天真秀逸

東里集曰夢奐書廟堂記其法一本柳誠懸然骨氣意度皆弱不及也嘗篆書偏傍字源示郭忠恕忠恕報書

曰所謂何人知之唯黄公知之大有談諷意

劉須谿曰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草書常笑其自苦無益鶴山書鄉字從邑有效之者鄉亦從邑

王弇州曰王庭筠行書全學南宮正書稍存廬陽雖筋骨不乏而姿態遠遜矣

宋學士集曰趙文敏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東里集又謂初學鍾元常後欲展大字乃入北海而終主王右軍容臺集曰吳興學黄庭内經時年三十八歳最爲善者成名以後隤然

自放亦小有習氣則似晚年學李矣王弇州曰承旨中年以後筆當是最妙出入北海而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徐文長曰世好趙書女子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之矣然可以為槁澀頑麄枯柴蒸餅之藥澹園集曰松雪下筆無一點俗氣亦其胸次使然後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豬之誚六研齋曰東坡評李西臺書曰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嘗借為子昂方寸大字之評聞者瞿然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王弇州曰鮮于困學往往以骨力勝而少姿態趙吳興極欽服之或謂吳興嘗以已書三紙易困學一紙焚去以其軋已也然困學每自言惡札汚几案不可以示人又云南方士大夫為予北人麤識點畫撝謙如此

王弇州曰解縉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然使趙吳興失價百年後寥寥乃爾然世所多見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亦坐狂草藝苑卮言曰縉狂草縱蕩無法正書頗妍

李紹文曰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皆

婉麗飄逸度書不作行草兼亦間作楷法不欲兄弟爭能也美立綱小變二沈爲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於俗王弇州曰春宮四子書讀本初見絕似沈度學士書徐乃覺其波磔處小露鋒鍛乃定爲姜筆

紹興志曰王新建行書師聖教序而得其骨但波豎不脫張南安李文正法耳震澤集曰張弼狂草醉墨流落人間詹氏小辨曰李東陽草書勁健自成一家朱長春曰新建書法度不盡師古而道邁冲逸超然塵表

珊瑚網曰祝京兆草師外父楷學婦翁外父徐武功草出顛素婦翁李

少卿楷宗歐顏故李公嘗言祝婿書嚴整而少姿態蓋早年書也晚學諸體乃益奇縱周天球曰或者評其不出正鋒蓋謂此老目視短不能懸筆動肘耳又曰若鈎剔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矣王弇州曰京兆任誕好恠其書祖述貴墓志雖倣眉山而微墮獰寮暫然斤斤有古意亦其佳者

文嘉行略曰徵明少拙於書初模宋元繼悉棄去專師晉唐自課日臨寫千文十本甫晨龍首書一本畢然後下樓盥洗見客王奉常集曰公作小楷多偏鋒而鋒頼

太露少年時體扁而多作尖筆行書學聖教序年九十時猶作蠅頭書人以為仙然運筆未免強澀其最合作者五六十時也簡札少不當意必再三易之不厭常曰吾以此自娛非為人也

藝苑卮言曰夏言書正行皆適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

詹氏小辨曰豐坊書有腕力神韻不足書史會要曰坊喜用枯筆故乏風韻

董其昌我鄉莫中江書自謂得之聖教序然其體小異

及見右軍官奴真蹟儼然莫公書也

藝苑卮言曰莫是龍行草豪逸有態小楷精工過於婉媚

董其昌曰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初師顔平原多寶塔後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倣黄庭及元常諸帖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遊嘉興得盡觀項子京家藏真蹟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

波逕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

史悖曰張瑞圖不能作楷行草亦無晉唐法用筆自成

一家甚有異趣可比宋之楞寮